

春雨经典·中外文学精品廊



TIEDAO YOUJIDUI

铁道游击队

刘知侠◎著

|青|少|年|彩|绘|版|

一部影响几代人的红色经典。
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学著作。
一部战争岁月里波澜壮阔的伟大史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春雨经典·中外文学精品廊



TIEDAO YOUJIDUI

铁道游击队

刘知侠◎著

辛亭亭◎改写

|青|少|年|彩|绘|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道游击队 / 刘知侠著, 辛亭亭改写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1

(中外文学精品廊: 青少年彩绘版)

ISBN 978-7-214-13892-7

I. ①铁… II. ①刘… ②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9401号

书 名 中外文学精品廊 铁道游击队

原 著 刘知侠

改 写 辛亭亭

责任编辑 许尔兵

责任校对 陈 杨

封面绘画 张慕超

插图作者 沈克菲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江苏春雨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蓝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90千字

彩色插图 14幅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3892-7

定 价 2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淬火的英雄 淳朴的风格

——走进《铁道游击队》的艺术世界 (1)

中外名家眼中的刘知侠与《铁道游击队》 (6)

第一章 王强夜谈敌情 (1)

第二章 老洪飞车搞机枪 (13)

第三章 合伙开炭厂 (20)

第四章 来了管账先生 (23)

第五章 小坡被捕 (26)

第六章 血染洋行 (32)

第七章 山里来了紧急命令 (40)

第八章 票车上的战斗 (45)

第九章 初会微山湖 (57)

第十章 夜袭临城 (64)

第十一章 敌伪顽夹击 (71)

第十二章 进山整训 (82)

第十三章 出山 (85)

第十四章 渔船上 (88)

第十五章	小坡和王虎	(98)
第十六章	地主	(103)
第十七章	在湖边站住脚了	(112)
第十八章	打冈村	(119)
第十九章	六孔桥上	(129)
第二十章	松尾进苗庄	(136)
第二十一章	站长与布车	(150)
第二十二章	拆炮楼	(163)
第二十三章	微山岛沦陷	(174)
第二十四章	她的遭遇	(184)
第二十五章	三路出击	(197)
第二十六章	掩护过路	(209)
第二十七章	胜利	(217)
名言大观		(235)

中国现当代文学
精品廊

第一章

王强夜谈敌情

鬼子来了以后，中央军跑了，共产党组织了一批煤矿工人，拉到北山里，和八路军游击队汇合，坚持鲁南山区的抗日战争。

为了配合山里的斗争，和掌握枣庄及临枣支线敌人的情况，司令部派了两个精悍的游击队员回枣庄活动。这两个队员一个叫刘洪，一个叫王强。刘洪坚决勇敢，王强机动灵活。他们都是枣庄人，过去在煤矿上干活，由于自小生长在这里，他们对矿上和铁路上都很熟悉，还练出扒车的本领。他俩被派回枣庄后，山里的斗争就残酷起来，刚成立的八路军游击队，在敌伪顽的夹击下，经常吃不上，住不下，不得不四下分散活动。因此，有半年的时间和刘洪、王强他俩失掉联系。以后西边开来八路军一一五师两个主力团，打开了山里的局面，司令部才又派人到枣庄和刘洪、王强联络。



这天傍晚，枣庄的烟雾显得更大，天黑得仿佛比别处早些。煤矿上和街上的电灯亮了。四下的烧焦池的气眼都在呼呼地蹿着火苗。远远望去，枣庄像刚开锅的蒸笼。煤矿公司大楼上和车站票房上的太阳旗，像经不起这里的烟熏火燎似的，在迎着晚风飘抖。西车站上守卫的日本鬼子的刺刀，在电灯下闪闪发光。

西车站下沿，就是枣庄的西郊了，这里有一个陈庄，百多户人家，大都是下窑的工人。因为这里和车站只隔一道小沟，车站上有鬼子，所以天一黑，街道上就没有人了。

天完全黑下来以后，从庄西进来一个人影，绕过两个焦池，来到一家大门前，他把门推开，走进院子里。

“老王哥在家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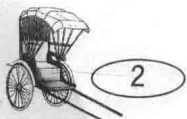
“谁呀？”一个浓眉方脸的人，从有着灯光的西屋里走出来，他约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眨着黑黑的小眼，向院子里的来人望着。在黑影里，他看到是一个穿着农村服装的人。“我！从南乡来的！”客人走过来，一把抓住主人的手说，“老王！你不认识我了么？”

王强嘴里咕哝着：“是谁呀！”把头伸到对方的面前，仔细打量着，又把他拉到灯亮处再一看：“噢！”他扬着浓浓的眉毛，咧着嘴巴狠狠地咦了一声，双手抱住了对方的臂膀，把客人拉到屋里。

“啊呀！原来是你呀！老周！你怎不早说呢？真想不到呀！……”

显然王强对老周的到来，感到说不出的惊喜。忙从袋子里掏出香烟，自己用火点了两支，把一支递到老周的嘴上，看看家人正在吃饭，他便拉着老周的手说：

“走！到那边炭厂小屋里去！咱们好好拉拉，回头找到老洪，咱们痛快地喝一气！”



两人出了门，摸黑向右走了十多步，在一个栅栏门边停下。老王开了栅栏门，他们走进一间矮小的黑茅屋里。

王强点上了灯，说：“这里还僻静些，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去找老洪去，马上就回来！”

老周知道这老洪就是刘洪，因为在一块时候长了，叫顺嘴了，就把刘洪叫成老洪了。虽然刘洪和王强的年纪差不多，可是都叫他老洪，这里边也包含着尊重的意思。他俩被派到枣庄来以后，原是由刘洪负责，因为老洪没有家，所以将联络点设在王强家里。

老周问：“老洪住在哪儿？”

“就在这里。”王强指着东边那个地铺说，“我们两个，都住在这里。有时我也到家去住。”说着就出去了。

老周和老洪、王强过去在山里，曾在一个连队里作过战。记得队伍一拉进山里，老洪就是连里出色的班长，以后被提拔为排长。他有着倔强的性格，个子虽然不高，可是浑身是劲，只要见到他发亮的眼睛一瞪，牙齿一咬，就知道他下了决心，任何困难都会被他的粉碎。老周想到这里，他真想马上见到老洪，心里才感到松快。

不一会，王强回来了。一手提着瓶烧酒和一大荷包熟牛肉，另一手提了一手巾烧饼，放在桌上。

“找不到老洪！一到天黑，你别想摸着他的脚迹！”王强斟了两杯酒说，“咱不等他吧！你也许早饿了，一边吃着一边拉吧！”

“外边……”老周警惕的向门外望了一眼。

“没有什么！我进来时，把栅栏门扣上了，老洪回来会叫门的。”王强说着把门掩了，并笑着问老周：

“你啥时回来的？山里怎么样？”



“我回来四五天了，”老周把声音放低些说，“咱们山里的队伍已经整编，义勇军改为苏鲁支队，从枣庄拉出来的煤矿工人支队，编为三营，还是我哥周震当营长。因为鬼子常到山里‘扫荡’，国民党地方顽固派的部队，又常给我们摩擦，所以部队流动性很大，一方面防鬼子，一方面还得防这些反共的龟孙。你知道咱这个部队刚成立不久，武器还不齐全，活动的地区又小，因此司令部就派我回来，通过我哥哥的关系，在家乡活动。我们计划在南山一带秘密地建立起一小块抗日根据地，以备咱们部队遇到紧张情况时，可以跳过来隐蔽地休整一下，再投入战斗。要知道敌人在山里‘扫荡’得越残酷，插到这敌据点附近，就越安全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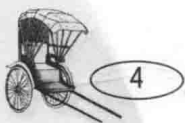
“对！”王强连连点头说，“应该在南山一带开辟一下。以后咱们的三营过来，老洪和我也可以在火车上搞些东西，接济接济部队。说实话，屯在敌据点里也真想咱们的部队……”

听到王强说要搞火车接济部队，老周正嚼着一块牛肉，他笑着说：“那再好也没有了。山里的部队的确很困难呀！部队派你和老洪回来，好几个月没有音讯，司令部很担心，生怕你们遭到危险。”

王强摇了摇头说：“没啥危险。只怪我们没有和上级联系上。可是，我们有啥法子呢？我和老洪都不识字，又不好找人写信，我们去吧，又不知道部队住在什么地方。”

“我这次出山，司令部特别叮咛我找你们联系，嘱咐如果你们和山里直接联系有困难，就到西南山边小屯去联系，我家就在那里，离这七八里路。我那里经常有交通和山里联络。”

“这太好了。过去我们和山里断了信，可把人憋死了呀！像两个没有娘的孩子似的，我和老洪老蹲在一起喝闷酒。这一下可好了。今后有啥事，就到小屯去找你们和山里联系吧！”说到这里，王强兴奋起来了，他举



起杯子说：“干一杯！”两人就一饮而尽。

他们一边喝，一边谈。饭后，两人点上了烟，隔着小窗，望到外边，天已阴起来，老周转过头来说：“你们从山里回到枣庄，怎样安下了身，还有敌人的情况，你们进行了哪些活动。”

王强咳嗽了一下，接下去说：“先说怎样安下身么？那还不容易，我俩都是枣庄生的人，自小在这里长大，所以没几天，我们都弄来了‘良民证’。

“住下以后，找个什么营生来干呢？年轻人没有正当职业掩护，是会惹起怀疑的。老洪说：‘吃两条线！’白天在这小炭厂名义上当伙计。晚上，他就去约合一班子人，扒鬼子的火车。说起吃两条线，你恐怕有些不懂。你知道火车道的铁轨不是两条么？两条线就是铁路的意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铁路就吃这两条线呀！说起这班扒车的人，都很有种，飞快的火车一抓就上。老洪扒的最好。有时在火车上遇到押车的车警，就得拼命。有次老洪被车警用炭块打破了头，直到现在脸上还留下一块黑疤。他急了，以后上车就带着刀子，他说刀子有两个用处，可以割断麻包上的绳子，又可以捅车警。这一来押车的车警软了，因为这些家伙都怕死的。经过车上一些人说合，以后这班子扒车的，送几个钱给他们，他们也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打马虎算了。这班穷兄弟都很服帖老洪，因为他勇敢、讲义气，扒车又扒得好，能为穷兄弟们撑腰。遇事，老洪一叱呼，说干啥就干啥，像一群小老虎似的。这次回来，他是想领着这一班子人打鬼子。老洪就这样住下来了。

“我呢？开始和他们一道搞车，以后我利用我父亲的关系，到车站上去干了脚行，推小车运货出苦力。开始老洪不同意我干，可是以后他就同意了。因为我在车站上干活消息灵通，不但能了解鬼子的动静，而且车站上装卸货时，货物都经我的手，每一趟火车装的什么东西，我都知道。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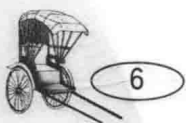
到机会我就告诉他们，他们去搞车，一搞一个准。”

老周听到他们搞车的情形，听得很入神。他望着王强接上一支烟，听他说下文。

“以后脚行的活就更多了，鬼子在站台对过，开了一个国际洋行，权力很大。洋行里有三个日本鬼子当掌柜的，他们都是在侵华战场上受伤的军官，养得胖胖的。他们有薪水，从奸商手里大把捞钱，还克扣我们脚行。洋行成立不久，由于货太多，他们从站上脚行，抽出五十辆常备小车，每天到洋行听候使用。我被抽上了，编队的时候，由于我父亲过去是老脚行头，大家都推我作了二头。每天领着小车队给鬼子装卸货！要不是为了工作，谁干这个！”

老周说：“你们不但干得对，而且把自己安置得很好。那么，现在谈谈敌人在枣庄的情况吧！”

“说到鬼子么？”王强骂了一声“奶奶”，又说下去：“大部分住在公司里，车站上。洋街住着鬼子的宪兵队。现在又正在南马道一片空地上修大兵房，看样子还有大批的鬼子要来。枣庄街也成立了维持会。汉奸每天办保甲，十家连环保，一家出事九家受累。居民都领良民证。鬼子整天出来，在街上抓人。夜里冷不防就查户口。大队的鬼子，三天两头出发，到山里‘扫荡’，一回来就绑着一串一串的老百姓。起初送到宪兵队审问，一进去很少能活着出来的。以后捉的人干脆送到南马道大兵营了，那里四下用电网铁丝网围着，光见用汽车往里边拉，就没见出来的，枪毙了，也得有个响声呀！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在夜里经常听到凄惨的叫声。以后从一个翻译官口里漏出来：这些运进去的中国人，都叫洋狗咬死，刺刀穿死。鬼子在夜间把捉去的中国人绑在木桩上，给鬼子新兵练刺刀，训练洋狗。那里有几十根木桩，挖了好几亩大的土坑，穿死，咬死就扔进去，撒上



一层土，再扔进一批，又添上一层土，你说鬼子多残忍！”

说到这里，王强的眼红了，里边像有一团火在燃烧。他愤愤地提起酒瓶又倒了一杯，像喝白水一样喝下去。他干咳了两下，又接着说：

“还有，煤矿上有个医院，鬼子占了改作军用医院，给负伤的鬼子治疗。原来在这医院的中国大夫大部分被撵走了，都换上日本医生。中国人也留用了几个，不过都驱逐到外边住。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睡觉。开头这些中国大夫还没觉得什么，可是以后渐渐注意一件事，就是早上一去上班，总见手术室地板刚用水洗过，可是墙角，手术台脚，没擦洗的地方还残留着血迹。天长日久都是这样，中国大夫感到很奇怪，难道鬼子每天晚上都开刀动手术么？没过多久，这个谜就被附近的老百姓揭开了。每天夜里都有汽车到医院来，天快亮的时候，汽车又开走了。有一个老百姓偷偷地隔着窗户往外看，只见开来的汽车，装的都是绑着的中国人。他心里想，鬼子难道还有好心肠连夜地给中国人看病么？可是天快亮，汽车开走时，车上却不见人影了，只见那么多麻袋包，血顺着麻包往下流，里边装的什么呢？原来鬼子把捕来的中国老百姓，供鬼子大夫作活的解剖。你说日本鬼子狠不狠，毒不毒！”

王强砰的一声，捶了下桌面，酒杯子被震得跳起来，他被怒火烧红的眼睛里泛着泪水，望着老周。老周的脸色铁样的严肃、沉重，他的心被王强所讲的鬼子的残暴所激怒。

王强沉默了一会，又说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是个中国人，能平心静气么？老洪那个脾气，你是知道的，鬼子这样屠杀中国人，他还受得了？我们出山时节，带回了一支十子连发的手枪。一有机会，我俩夜里带着它，去摸鬼子的岗哨，混过去，打倒就跑，消消肚里这股闷气。自从我知道那些黑夜里的屠杀以后，我见了



鬼子掌柜的心里就冒火，心里说：“我啥时候杀了你们这些龟孙，心里才解恨！”在一天夜里，老洪约了人就把这三个鬼子军官杀了！”

“啊！杀了么！”老周沉闷的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

“当然杀了！老洪干事从不拖泥带水，他说杀哪个，还跑得了么？”

“好，好，杀得痛快！”

“说杀了三个是假的，”王强笑着说，“杀了两个半，有一个没杀死，第二天又活了，这只怪我，惹起以后不少麻烦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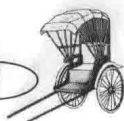
“你说说，你们怎么去杀的！”老周想听个详细。

王强慢慢地说下去：“我不是小车队的二头么？每天站上的货车都装卸完了，大伙都换班回家了。我还得去跟鬼子三掌柜金三结账。有时晚上结完账，他也留我坐一会，给我一支烟，递我一杯茶。平时我也帮他扫扫地，倒倒茶，把他的屋子收拾一下。日子长了，到各个屋子里出出进进，鬼子也不避讳。有天晚上，是个机会，我和鬼子三掌柜结账结得晚了，大掌柜、二掌柜都睡下了，我装着收拾东西拖延着时间。等三掌柜也睡下了，我就把大门倒挂上走了。当晚我找到老洪，把情况一谈，他说：‘干！’我俩商量着去约彭亮。他平时也和我们一道扒车，很勇敢，他一口答应了，愿意和我们一道去。洋行离站很近，枪一响，站台上的鬼子听见，用机枪堵住门怎么办？商量了一下，进去都用刀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放枪。我领路，半夜十二点以后，我们就到洋行去了。

“他们在一个拐角黑影里等着，我悄悄地摸到门口，把大门弄开，让他俩偷偷溜进去。只听得鬼子一阵乱叫，等我跳进去时，两个鬼子已被他们砍翻了。另一个鬼子用被子裹着头，滚到地上乱叫。我急了，夜深人静，声音传得很远，不能让他叫下去。我跑上去，对着裹被子的鬼子照头照胸打了两枪。枪一响，我们就溜走了。我们汗流满面地跑回家里，听听车站

上,并没什么动静。原来,在屋里打两下手枪,外边听不清楚。所以车站上的鬼子并没有发觉。事办得倒还利索,很痛快。

“第二天一早,我像没事人一样到车站上去。在站上,我点了点人数,小车队的人都来齐了。我说:‘走!到洋行去看看,今天运啥货!’小车吱吱呀呀的都到洋行来了。我约了几个人一道进去。我先带他们到账房。这里没有一个人,我坐下来,叫他们:‘到南屋里去看看三掌柜的起床了没有!’他们都到南屋去了。只听一阵啊呀声跑回来:‘二头!鬼子叫人杀了!’我故意装着不懂,问:‘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说:‘鬼子掌柜的不知叫谁杀了。’我急忙站起来说:‘真的么?哪有这种事!跟我去看看!’他们都要跑,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可是被我喝住了:‘事到跟前,你们跑还行么?一个都不准跑。’我就往南屋走去。其实不看,我也知道发生什么事,不过一进门,却使我大吃一惊。大掌柜、二掌柜都死了,可是鬼子三掌柜却满头是血地坐在炕上。原来夜间我进去打他时,他早吓得蒙着头,裹着被子在地下滚,使我的枪没打准。头上那一枪,只在头皮上穿了一道沟,胸部的那一枪,由于他一滚,子弹从肋骨间穿过,却没打中要害,当时他是昏过去了,天亮时苏醒过来。由于他蒙着头,我没能打死他。可是也正因为这样,他也不晓得是我干的。所以我一眼看到他坐在炕上,虽然心里吃惊,可没敢流露出来,就假装惊慌地急忙跑上前去,叫着:‘太君!怎么了呀……’三鬼子说:‘夜里来了土八路,王的!你打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宪兵队,报告洋行出了事,又打电话给医院,叫派人来。不一会大队鬼子开来了,机关枪四下支着,鬼子端着刺刀围住院子,宪兵队进南屋检查,这时有些脚夫都偷偷地溜跑了,可是我硬拉几个人,在院里院外忙着,医院的汽车来了,我帮着把鬼子三掌柜抬上汽车,他临上汽车,看到我累得满头大汗,拍着我的肩说:‘你的好好的,我医院的出来,干活大大的……’我



说：“好好的，干活大大的！”送他进院了……”

老周完全被王强谈的杀鬼子的故事所吸引住了，一听到鬼子送进了医院，他才松了一口气，说：

“真危险呀！以后没有什么事了吧？”

“没有什么事？”王强眨着小眼笑着说，“危险的事还在后边呢！我在回来的路上，细想他说的干活大大的，我心里才明白了。原来洋行里大掌柜和二掌柜的权力很大，赚钱很多，三掌柜的官最小，常作杂活，不被重视。所以这一次大掌柜、二掌柜的死，不但没使他难过，相反的却感到幸运，今后可以大把地抓金票，发财。要当大掌柜，就离不开这班脚夫替他出力。他临上车要我好好干，就是拉拢我，要我今后为他出力。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想鬼子总不会甘休的。准要开始捕人了，也特别警惕。可是一天，二天，三天都过去了，车站上的鬼子像没事似的，每天还要我们装卸货。开头几天，有些胆小的，从那天见到鬼子的尸体后，就吓得不敢来了。可是后来，看看没有什么事，就都又推着小车上站了。第四天人到齐了。我们一早正在车站上搬运货物，突然鬼子的骑兵包围了车站，四下架起了机关枪，我们所有的脚行，都被赶上了汽车，一直拉到宪兵队去了。

“一进去，我们都被关进一个大院子里，地上铺着煤渣，鬼子端着刺刀，逼着大家脱下衣服，跪在煤渣上听候审问。每个人的膝盖都被尖利的煤渣刺得血呼呼地流。我是二头，还没等脱衣服，就被第一个喊去审问。鬼子宪兵队长亲自问案，旁边站着中国人的翻译官。宪兵队长问我：‘你的二头的？’我没鞠躬，只点了点头，回答说：‘是！’惹怒了旁边的翻译官，他想对鬼子讨好，给我一个下马威，他飞起一脚向我后腿踢来，想把我甩个倒栽葱。可是我眼快，急用手向上一架，右腿猛力往后一蹬，只听扑通





一声，翻译官仰面朝天甩到地上。我愤愤地低声骂他：‘你是不是中国人？’翻译官恼羞成怒，从地上爬起来，正要去抽东洋刀劈我，被鬼子宪兵队长拦住：‘你的不好，滚的！’骂了翻译官一句，就拉我到屋里去了。他很客气地把我让到椅子上坐下，说：‘刚才翻译官的不好，你的不要见怪；洋行的事，你的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宪兵队长翻了一下白眼，不相信地摇了摇头：‘这事你一定的知道。’他的眼睛狼样地盯住我的脸。我用眼睛迎着他说：‘我真的不知道。’鬼子的脸马上沉下来，指着玻璃窗外边一群跪着的人，对我说：‘他们里边谁的干活的，你的知道？说了没有你的事。’我摇摇头说：‘太君！那天晚上，我住在家里，哪里能知道是谁干的呢？我不知道。’我这第三个不知道，使这个宪兵队长暴跳起来，他刷地从腰里抽出洋刀，把刀放在我的脖子上，我的心一凉，耳边听到他叫着：‘你的二头，不知道，要杀了杀了你的。’我心里说：‘反正完了。’就又摇了摇头。

“这时，外边又进来一个鬼子，宪兵队长就怒冲冲地出去了。这新进来的鬼子满脸笑容，在我旁边坐下，他说：‘你要好好的说，皇军对你好处大大的。不然，你要吃苦的有！’我说：‘我不知道，能硬说知道么！’鬼子冷笑着说：‘你愿意吃苦头，那么，好！’两个武装着的鬼子进来了，手里拿着绳子，站在我的两边。眼看就要动刑了，我突然想起鬼子三掌柜的，我就理直气壮地对鬼子说：‘太君，我再说你也是不相信的，我请求太君打电话问问三掌柜金三就明白了。我是好人是歹人，他很清楚。出事的那天早上，我到洋行里去，还是我发现了这事情，又是我给宪兵队打电话报告的，我又打电话给医院叫来汽车，汽车来了，还是我把三掌柜抬上汽车，送到医院里。这事要是我干的，我还敢大清早到洋行去么？’

“鬼子听了以后，顿了一下，立刻打起电话来了。叽咕了一阵，鬼子把听筒放下以后，脸上有了笑容，很快走到我跟前来，握着我的手说：‘你的



好人大大的，好，你回去，没有你的事！’

“就这样，我就出来了。杀鬼子的事，就是这样。”

老周一气听完王强和老洪杀鬼子的故事。当他抬起头来，才感到天很晚了，听到外边呼呼的风声，风里夹着雨点，打着窗纸，远远地传来了隆隆的春雷声。他刚才完全沉浸到故事里去了，一阵紧张，一阵高兴。最后他对王强说：

“老王！你真行！机动灵活，随机应变！”

“不！”王强说，“行的不是我，而是老洪，枣庄哪次杀鬼子的事都少不了他，都是他领着干的。……”

王强的话还没有说完，只听到街上“啪啪”响了几枪。王强急忙站起来，低低地说：“出什么事了么？”接着又听到外边轻轻的扑通一声，一阵急遽的马蹄声，从小屋后的短墙外响过去。王强赶紧吹熄了灯，小屋顿时变得漆黑。王强低声对老周说：

“鬼子的骑兵过去了，约莫又是在追捕人！”

他的话刚出口，小炭屋门吱扭一声开了，闪进一条黑影，王强问：

“谁？”

“我！”火柴擦的一声，油灯点亮了。他俩看到灯光下，站着一个人，正是老洪。他比王强个子稍矮些，可是浑身都是劲，两只眼睛亮得逼人，他袖子上有片鲜血，手里提着短枪，胸部不住地起伏着，王强问他：

“老洪！你怎么了？”

老洪点上一支烟，狠狠地抽了一口说：“刚才我打了鬼子一个门岗，叫鬼子的骑兵追来了。”

当老洪看到老周时，惊喜地上前，紧握着手问：“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傍晚就来啦，已等你半天了。”

